

父亲老了

熊海龙



刚结束与父亲的通话，我转头对妻子说：“咱爸年纪是真的大了。”
犹记得父亲年轻的时候，总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有一股子敢打敢拼的精气神。那年，父亲购买了一辆三轮自行车，骑着三轮车，载点生活用品，走街串巷地吆喝。随后，父亲租了个店铺，当起了个体户。因小店生意欠佳，近六十的父亲前往人才市场寻找工作，只是未如愿。那段时间，父亲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语气中尽是不甘心，颇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味道。
即使父亲再不服老，体力不支仍是事实。以往肩扛锄头，上山下山满山跑，清晨出门、傍晚回家，来的时候总能带回几十斤的竹笋。现如今清晨出门爬了一遍山头，还未到晌午，父亲便提前回来了，手中也只有寥寥数根竹笋。即使父亲再不服气，逢人还是得说一句：“以前挖笋多厉害，现在不行咯，挖不动了也走不动了。”
学生时期，作为留守儿童，父亲总会打电话叮嘱我：“你要好好学习，不要学别人去谈恋爱，钱不够了记得跟我说。”现在，父亲作为“留守父母”，我

这些年，搬过许多次家，什么都能扔，除了书和植物；到一个新的地方，什么都可以不要，除了书和植物。

春光正好，又一箱新书到货，拆封，一本本温柔地抚摸一下，然后放上书架，就这样，一个书架放满了。把长得旺盛，还开着花的吊兰放在书架顶上，又是一片绿意盎然。

每当看到满架放得整齐严实的爱书，心中总是欢喜，它们是尘世外的另一个世界。很多时候，只有书籍和植物能给人安慰，而它们带给你的，是任何人也抢不走的。

书能给你思想，给你力量，给你解答，而植物能给你希望，给你安慰，更能给你诗意。

美好的天气里，约了好友来吃饭，进门时候，好友感叹小院子里的花草又长得更加旺盛了。而我总是喜欢倚在门口，看一天天生长起来的植物，如何悄悄在院子里播撒绿意，也总是喜欢把它们写进我的文章里。每一株，我都叫得出名字，每一盆，我都知道它们如何而来，为何而来，并按照我的意愿，重新组成一个我所期待的绿色空间。我关注它们的一点一滴，因为它们让我更接近泥土，让我更清醒。

当阳光缺席时，窗台的植物不曾枯萎，反而更加欣欣向荣；当我对一切感到厌倦的时候，那些绿色的角落，是我的南山。

在艰难跋涉的日子里，在伤心灰暗的日子里，更要尝试把生活过得精致些，尝试更多让生活变得丰富的方法，有时候比找各种改善方式更有效果。把心放在喜欢的事物上，灰暗的事情就无处落脚。

做更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整理书架上的书，阅读那些有灵魂、有温度的文字，到阳台看一看花草长势，观察刚刚种下的朱顶红与西府海棠是否发了芽，给柠檬树和佛手果松一松土，浇浇水，看它们的生命是如何依赖我们在生长。

是的，生活在城市中，纵使每天面对的是雾霾笼罩，冰冷高墙，逼仄楼宇，繁杂噪音，但植物在心中盛放的绿意，足以给我

野葱记

王惠利

作为一种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说起薤之俗名，多到数不清——团葱、野蒜、山蒜、沙蒜、苦蒜、茼蒜、小蒜、小根蒜……在吾乡，同样鲜有人会使用“薤”这个古典的大名，而是送了它们一个朴实的名字——野葱。

从乡间走出来的人，对野葱多不陌生。有着随遇而安个性的它们，不仅在山坡湿地、田边草丛，随处可见，甚至连河堤的乱石缝里也有其踪影。

这种上截绿，下截白的植物，好似葱、韭、蒜三者的结合体。露出地面的叶子，青绿细长如韭，却又不像韭叶那般扁平有棱，而是圆而中空类似葱叶。埋在土里的部分，则仿佛单瓣的蒜头。

在寒冷的冬天里，它们不声不响地在泥土里萌芽。开春后，就当原本灰冷的天空，被轻柔雨水刷成瓦蓝，迎风铺于头顶之际，野葱便跟着猛醒过来。纷纷顶破身上盖了一冬的软泥被，探出头来，青嫩嫩地在暖阳照耀下，于春风梳理中，快活摇曳。

不几天，它们便日益长高，开枝散叶，颜色也由嫩绿，到鲜绿，再到深绿，与周遭那些争相生长的野草、野花、野菜一起，将大地点缀得生机无限。这可喜坏了偏好这口的乡间孩子们，一个个约好伙伴，拿上镰刀，挎着竹篮，一路追逐嬉闹着去地里挖野葱了。

书籍与绿意

涂燕娜



们抵御的力量。每天出门投入烟火熏燎的生活，回来抖落一身尘埃，重新投入到植物中去，又是生机勃勃。它们像一束光，扎根在我心里。

万物生息，息息相关。一草一木皆是生命，皆有感知的能量。高贵的东西，从来都廉价，如阳光、雨水、空气、花朵，又从来都无价。

不知道如何形容书籍与草木于我的意义，只知道，因为它们，我更热爱生活，也更热爱这个世界，更加珍惜生活中的点滴。

站在阳光和雨水之间，站在白云和植物之间，原野的泥土和着青草散发着醉人芬芳。若你问我，诗意是什么，大概就是，醒来有阳光，生活有绿意吧。我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可以确定，有草木的每一天，都会充满希望。

过精致从容一点的生活，就是在方寸天地间，把心绪布置得春暖花开，纵然不能杏花天影，吹笛到天明，那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或者伫立斜阳，沉思往事，赌书茶香也不见得是一件难事。

这季节，地里争相生长的野菜多得很，诸如荠菜、马兰、枸杞头等，但要数野葱的味最浓郁、最清香、最鲜嫩，也最难寻。因为在各类绿色植物中，它们至为纤细柔弱，夸张点说是细如发丝，加之悄然生长，不仔细看很难区别开来。

这种细叶交错的野生植物，生长最多的，是开垦过的野地，这里的野葱相比路边地旁的更绿，也更粗壮。而生性友爱团结的它们，喜欢扎堆生长，只要寻得一棵，就会在周边找到一大片。

每每觅到一片中意的野葱时，简直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走上前，蹲下身，先小心翼翼地将杂草分开，再用铲刀掘开边上的泥土，选中最粗壮的茎秆，左手紧贴根部轻轻攥住，稍稍用力往上一拽，一小撮野葱就被拔上来了。数一数，约有十几根。

通常无需多久，便能挖上大半篮。眼瞅着这春天的原野、物候与大自然赠予的“意外之财”，小伙伴们个个喜上眉梢，开心地吹着和暖的风，带着份小小的炫耀，返回家中。

“盈筐承露薤，不待致书求。束比青白色，圆齐玉箸头。”每至当令的时节，一到饭点，炊烟四起间，最诱人的，当是随着温暖春风四处游走散发的野葱香味。

既有韭之鲜美，又含葱、蒜那种别致清香；虽野性未泯，却并不粗野的野葱，因气味浓郁，一般不当主菜，而多作为调料伴随其他食材一起下锅，或煮或炒，使之独特风味融入到菜里。也可用之熬粥、烧汤、凉拌等，都是给予味蕾的新嫩与鲜美。

野葱长得快，也老得快。不知不觉，它们已呼啦啦长到了中年。茎叶青灰的它们，气变得十分刺鼻，原本的特有清香，仿佛随着早春的灵气一并消失了。

步，意外邂逅两株青桐，藏身于杂树草丛中，幽然独立，像遇见两句站立着的唐诗宋词。

苦楝

苦楝，苦不苦？不知道。除非你是一只鸟，吃过苦楝子，才晓得它的滋味。

楝，开淡紫色花朵，且有淡香。楝树上的果子，如铃如词，从前我们叫它“天落果”，青碧、圆溜、光滑，极耐看。

楝树长在贵族深宅，婆婆风雅。曹雪芹祖父曹寅为官的江宁织造府内，有一株楝树，为曹氏先人所植。清人叶燮的《已畦文集》记载：“久之，树大可荫，爰作亭于其下。”这棵树的出处，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在《满江红》也提到：“移来燕子矶边树。倩一茎、黄楝作三槐，趋庭外。”

寻常人家的房前屋后，栽楝树，图的是有伴儿，清淡生活得自在安逸。

原来住的楼下，有户平房人家，家里准备搭棚子，用来煮煮，做厨房，堆放柴煤杂物之需。搭棚子的空地上，有一棵长了十多年的楝树，那户人家也舍不得锯掉，就把树包在棚子中间，形成棚抱树，树拥棚的姿势。这多少带有些人间草木，相依相偎，烟雾缭绕的朴素温馨。

枳椇

枳椇就是拐枣，又名鸡爪梨。

一棵野生的树，在长江下游所见不多。从小到老，我只见过一棵，站在老城的一个旧院子里。那棵树早没有了，院子都没有了，何况是一棵树。

枳椇，在春天开花。一串串黄白的小花，挂出围墙外真是好看。枳椇花有香气，一股细细淡淡的香，风动枳椇花。

枳椇子很有趣，像鸡爪，酷似楷书“万”字，又像三通水管。如果你觉得还是像鸡爪，那就不知是哪只鸡鸡踩在树上，留下的凌乱脚印。

枳椇嚼之，果汁甘甜，略微微涩。冬天的枳椇，变红变干瘪，没有夏秋饱满水润，果浆丰盈。干瘪的枳椇，经过霜打，通体泛红，吃过来更加甘甜，没有一丝涩味，至今想来，那种甜的感觉仍在口腔里愉快地游走。

对枳椇的描述，《本草纲目》里说：“枳椇木高三四丈，叶圆大如桑拓，夏月开花，枝头结实，如鸡爪形，长寸许，扭曲，开作二三歧。俨若鸡之足距，嫩时青色，经霜乃黄，嚼之味甘如蜜。”

虽然现在枳椇树少了，但它的绰约风姿，婆婆在古代文人的文字里。

枳椇在寻常人家。从前我们这个小城，有过很多枳椇树，长在人家围墙里，行人从墙下经过，风吹树枝窸窣作响，枳椇果叶摩擦墙头。遥想古代大地，荒村野舍，长过很多枳椇树，它们成林成片，风骨秀美。

无患子

无患子，是一棵树。高苍乔木，叶色碧碧，枝结果累小青果。

树上的果子有禅意，将果皮剔除，露出果核，浑圆、坚硬，可以做佛珠。

木珠在握，手感冰凉，掌上摩挲，珠与珠微微碰撞，嘎嘎有声。坐在窗下，看繁花、绿树、飞鸟、行云，写几行闲适词句，清新养心。

包浆，是一种自然浸透，无患子果核做佛珠，油光光亮。有时候，对一种植物而言，在这熙攘的尘世，生长千年，你并不一定认识它。光影斑驳的草木枝叶间，本就藏着许多美丽的事。

人在俗世间奔走，生命的新陈代谢，细胞更新，难免风尘满面，生尘垢。这时候，用无患子果搓揉，会产生泡沫，可以洗衣服、洗发须、净面颊，是古人常用的洗涤植物。

我在草木深处，无意中拾得几颗无患子果。那是一夜风雨，自然吹落的。喜欢这样的人间草木，无患无患，无忧无虑，把它制作成一串手链，置于案上，闲时拨弄，温润苍凉。

流浪猫的春天

朱辉



那天下着大雨，刚出地铁站口，一只猫拦住了去路，冲我“喵喵”叫着。我不清楚它慧眼识人，还是冲许多人叫过。这回它运气好，我长期随身带着猫粮。

找了个屋檐下的角落，将猫粮洒在地上，它很快吃完了。这是只母猫，从花纹看有狸花猫血统；毛色以黄为主，大概有橘猫基因；另外可能还有一点国外品种猫基因，脸很圆且比较平。

我家在两个地铁站中间，以往出入这个地铁站比较少。担心那只猫饿着，此后我便常去这个站。那只猫不怕人，有时趴在大理石围栏上晒太阳睡觉，有时被几个小姐姐围着，一通乱摸。大多数时候它并不很饿，撒给它的猫粮，它兴趣不大。偶尔可能断炊了，吃起来狼吞虎咽。

时间久了，我知道不少地铁乘客都在喂它。这些乘客以年轻人为主，其中又以女性居多。站内乘务员上下班进出地铁站，也会去喂它，所以小家伙长得圆滚滚的。

有一回，见到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大叔，端来一个巨大的快餐盒，里面装着水。他是附近居民，观察到给小猫喂食者多，没人送水。他很了解小猫的来龙去脉，说它出生在地铁站旁边绿化带里，如今不到一岁。与住宅小区相比，这里食物来源少，好在有那么多爱心人士照顾，活得还算滋润。

有几回和撸猫的小姐姐闲聊，说起我家已收养3只流浪猫，不然早将它带回去了。她们中有人和我情况相似，也有人父母不让养。

身边一些中老年人爱将流浪猫叫作“野猫”，其实野猫大多生活在农村，属于野生动物。流浪猫是由养的家猫和它们的后代组成，生存能力远不如野猫。年轻人鲜有将流浪猫唤作“野猫”的，他们拎得清两者的不同。

如今的年轻人中，爱护小动物者占压倒性优势。“畜生”这样的词汇渐渐没人用了，取而代之的是“动物”，社会也变得更有人温度。

我每天都会去看地铁站那只猫，看到那么多人在关爱它，心里总会有莫名的喜悦。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后代，会让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温馨美好。

你若生根，也会变成一棵树

王天生



堵在春天的路上

我只能静静地等待
所有的声音，在一朵花的面前
都很脆弱

小草及绿叶，不时地
向我摇头招手
还会婉尔地调侃，那些
堵在春天的，一件件
惬意的事 (周建好)

迎春记事

桂圆和红薯发出烧烤的清香
茶汤滚沸。炉火发出嘎嘎之音
窗外鸟鸣在耳蜗打结
时松时紧，有时候是一个滑结
可能是伯劳鸟，也可能是乌鸦
我希望是一只红嘴蓝喜鹊
我内心的骨朵，像梅花的蓓蕾
就要炸了。我在书中
等一场大雪，在一场大雪里
等一个人。我确信
他跟我网购的花灯和窗花一样
在来的路上。庭院里
妻栽了一颗迎春，在腊梅的旁边
我们单纯美好的愿望不过如此：
梅花落尽的时候，迎春花接着开
那个时候，真正的春天就到了 (于波心)

爱的过程

喜悦来自作出决定的那一刻，满载惊喜
我可以确信，在空气中弥漫着的
雷雨前忐忑的心跳，我由着情绪
撑满风暴，我最想念的时候
像蜗牛爬行在火的木筏
在燃烧着生命的一切希望 (雷鑫)

山雀清简

翅膀领路，山雀的家安放枝头
树木暖和一寸，它们就欢歌十分
这些带羽翼的精灵
每天按时落宿，起床
给山峦撒播种子，帮老树打理胚芽
除了裹腹，它们过着和母亲一样
清简的日子
哪怕是雨露，也不多饮一口 (何愿斌)

拔草根

外孙女用尽吃奶的力气
要扒光姥爷七长八短的狗鱼胡子
使老人想起了童年时代
在秋老虎踏踏实的麦地上
拔草根煮饭的情景
姥爷的头发胡须和眉毛啊
就是故乡的炊烟染白的 (潘硕珍)

油菜花开

仿佛有一株登高一呼
山南水北、河东河西全响应起来了
熊熊燃烧着雪后的大地
把梦中的幻景变换到人间
有一只蜜蜂收到信号
一支潜伏的队伍在大张旗鼓地找到了工地
荡舟花海，仔细打捞甜蜜
阳光擦亮它们的使命 (袁帅)

为毛毛虫画像

我倾向于为一只毛毛虫画像
在它纤细的毛发下
藏着一个神奇的世界
入秋了，落叶上
我看到众多的毛毛虫，惊恐地逃离
身体裹挟着一个夏天的福利
变得越来越臃肿

在秋风里，我为它们祈祷
祈福它们有个好去处
在一枚树叶做的天地里
遮风挡雨
作茧自缚，并升华一条毛毛虫的一生 (辰水)

春语

湿润，萌发，是春天的词
雨水过后，小水洼里映照着的蓝天白云
是春天的眼睛
枝头的小苞芽就要开口说话了
柳枝就要换上新装了
花朵就要歌唱春天了
早晨，小鸟啾啾的露珠
晶莹，落在我的身上
春天也落在了我的身上了 (冯旭文)

铁的质地

铁有沧桑之心
给岁月留下缝隙
斑驳的锈
很容易
爬上一个人的脸庞
铁有硬的骨骼
金戈铁马，骨头铮铮
在生命的征程上
也会陈旧
最终，将和时间达成妥协
铁也有弹黄的乐器
用灵巧的键，丝丝的弦
鸣奏铁骨和情深
经过水火二重奏的煎熬
铁的质地
在时间里闪耀
无言的深处
藏着光亮和暗物质 (袁丰亮)